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1～16
本文 2003.5.15 收稿，2003.6.18 通過刊登

中日兩國文學裡的「理想鄉」
－以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為主－

陳明姿*

摘　要

自古至今人們一直在追尋心目中的理想鄉，文學家們亦試著藉由文學，創造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理想鄉，中國和日本的文學裡皆有出現以理想鄉爲主題的場景，筆者爲探討中日兩國文學裡理想鄉之異同，特別聚焦於文體相似，而且同是中日兩國早期嘗試描寫人生及探討人和其命運等問題的『源氏物語』與『唐代傳奇』。希冀對兩國文學之特質有進一步的瞭解。

關鍵詞：理想鄉、源氏物語、唐代傳奇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Arcadia”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n Investigation on Short Stories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Tale of Genji*—

Chen, Ming-tsu *

Abstract

To seek after an Arcadia or a Shangri-La is our eternal dream. Through fictions and literary works, writers create many types of Arcadias. It’s not difficult to find exampl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In this paper,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Arcadias represented in *the Tale of Genji* and the short stories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Arcadia, Genjimonogatari(the Tale of Genji), the short stories of Ta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日中両国の文学における理想境
－唐代伝奇と《源氏物語》を中心に－

陳明姿*

要　旨

人間は古くから心の中の理想境を求め続けている。文学者達も文学の虚構によって、様々な類型の理想境を作り上げた。日本と中国においても、古くから理想境をモチーフとする文学作品が多く見られる。本稿は日中両国の文学における理想境の異同を探求するものとして、特に同じく優れて虚構的な両国の初期物語―『源氏物語』と『唐代伝奇』を取り上げ、理想境物語に焦点をあてて、両者の異同を考察し、ひいて両文学の特質を究明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理想境、源氏物語、唐代伝奇

* 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主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日兩國文學裡的「理想鄉」
－以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為主－

陳明姿

一、前言

自古至今人們一直在追尋心目中的理想鄉，文學家們亦試著發揮各自的想像力藉由文學創造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理想鄉，日本的經典名著《源氏物語》裡亦出現以理想鄉爲主題的場景。紫式部本是一位精通中國文學、文化的文學家，因此在描寫理想鄉時，無論是構想或舖陳都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然而雖有中國文學的投影，《源氏物語》中的理想鄉卻呈現出和中國理想鄉不同的旨趣。《源氏物語》如何受容中國文學的理想鄉，並且產生何種蛻變，而這種理想鄉又與中國文學裡的理想鄉有何異同呢？筆者爲了要探討中日兩國文學裡理想鄉之異同，特別聚焦於文體相似（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各自爲中日兩國早期具有虛構性的小說、物語），而且同是中日兩國早期嘗試描寫人生及探討人和命運等問題的文學。希冀能對兩國文學之特質有更深入的瞭解。

二、唐代傳奇裡的理想鄉

唐代傳奇裡有不少以理想鄉爲主題的小說，當中描寫最具象者是《遊仙窟》、《柳毅傳》。《遊仙窟》是由張文成撰寫而成的作品。本篇作品敘述主人翁張生於赴河原途中偶然來到仙窟，遂求借住一宿，受到女主人崔十娘與五嫂的熱情款待，張生度過美好難忘的一夜，作品裡洋溢著濃郁的傳奇浪漫香味。然而由於該作品太過著眼於感官的描寫，文字描寫亦頗露骨，在古代中國被認爲是淫書，在中國早就失傳，但傳到日本後卻成爲一本炙手可熱的書，廣受愛讀。《遊仙窟》中的仙窟明顯具有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旨趣。觀《遊仙窟》的冒頭，敘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人翁張生迷路於積石山，上有「青壁萬尋」下有「碧潭千仞」[1]又已「日晚途遙」「馬疲人乏」，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忽然想起「神仙窟」的傳說，遂「端仰一心」、「潔齋三日」，果然心誠則靈，如得神助，「泝輕自，身體若飛」。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華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這種舖陳與〈桃花源記〉的冒頭：

> 武陵捕魚人「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道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的描述極爲相似，而且《遊仙窟》裡亦出現了「何須杏樹嶺，即是桃花源」的詩句。因此《遊仙窟》仿〈桃花源記〉將仙窟描寫成一理想鄉之意圖顯而易見。此外在仙境邂逅兩位美女，除接受款待外，並結夫婦之盟的構想，明顯是受「天台二女」[2]類型故事的影響。然而除了受到先行作品的影響外，亦受當時文人與遊女交往頻繁之風影響，而將《遊仙窟》描寫成一篇濃郁官能娛樂性的作品。因此，雖說此篇作品深受〈桃花源記〉的影響具理想鄉時空情趣，但卻與以往的同類作品相迥異，可謂一篇變型的理想鄉。

其次是李朝威的《柳毅傳》。柳毅於科舉考試落第後返鄉途中邂逅美麗的龍女，龍女向其訴說自己的不幸遭遇，請柳毅代爲傳書至娘家洞庭湖，柳毅欣然應允前往洞庭湖，將所託之信呈轉洞庭湖龍王，因此得以順利救出龍女。龍王爲了酬謝柳毅，送給他許多金銀珠寶，柳毅因此成爲富豪、過著豪奢的生活。未幾因妻子亡故，遂另迎娶范陽盧氏爲妻。盧氏其實就是龍女，爲了報恩而嫁給毅。之後，因朝廷屬意神仙之事，經索其術，柳毅不堪其擾，遂與龍女同歸洞庭湖，在龍宮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李朝威筆下的龍宮當然亦是眾人夢寐以求的理想鄉。

唐採取科舉制度，士人們以參加這項考試來取得功名利祿。但要在競爭激烈的考試中脫穎而出，並非易事。因此有不少士人因科舉落

---

1 本篇論文所引用的《遊仙窟》、《柳毅傳》等傳奇小說本文均出自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純真出版社 民國 72 年）。

2 出自《太平廣記》（新興書局 民國 47 年 4 月）406 頁卷六十一中以「天台二女」的標題收錄劉阮天台的故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而希望幻滅，過著不如意的生活。柳毅雖爲一科舉落第生，卻未過著哀嘆自己生不逢時的不如意生活，反而獲得一般人夢寐以求的財寶、長生不老和如花美眷。故此篇作品雖是敘述柳毅的奇遇，但作者亦有意暗示在仕途功名之外，另有他途可以過著理想生活。可視爲作者對當時眾人熱衷功名利祿現象的一種反彈。

此外，受水神之託送信的這類故事早就出現在《史記》中。始皇帝三十六年，朝廷一位使者路經華陰來到平舒道，忽然出現一人授與使者一璧，請使者將此璧送至鎬池君處，且要求他代爲轉達今年祖龍將死之訊息。當使者準備追問緣故時，那人立刻消失不見，只留下待呈之璧。[3]據《史記》注所記載，鎬池君就是水神。而干寶又根據此典故寫下〈華山使〉，該文收錄於《搜神記》卷四。其內容如下：

>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4]

《柳毅傳》裡，柳毅受龍女之託代爲傳信給龍王的構想亦應是得自《史記》及《搜神傳》。又送信至龍宮時，依龍女交代敲社橋三下的作法亦應是踏襲〈華山使〉裡拜訪鎬池君的作法。

又龍宮裡有豐富的寶藏，龍王爲答謝柳毅而贈以各種金銀珠寶及配以如花美眷的構想，亦有可能是得自〈青洪君附如願〉(《搜神記》卷四)，〈青洪君附如願〉內容如下：

> 盧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

[3] 出自《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秦朝始皇帝 36 年的記事（宏業書局 民國 76 年 6 月）。260 頁當中的注四。
[4] 出自干寶《搜神記》卷四〈華山使〉（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年）27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遂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5]

如願爲青洪君貼身侍婢，青洪君屢次派她去取物品，她對水神青洪君的財寶放在何處知之甚詳。因此歐明有希求時，如願便從水神寶庫中取來，歐明終於成爲大富翁。而歐明的財富其實也是來自水神。由此可看出當時之人都認爲水神住處有豐富的寶藏。

然而《柳毅傳》雖然受《搜神記》中〈華山使〉、〈青洪君〉故事的影響，其整體構造則較志怪更嚴密，而且對於柳毅與龍女的戀愛、龍宮的景物・人物描寫也極爲細膩，甚至影響及於〈張生煮海〉等文學作品。《柳毅傳》作者非凡的文學創作之才由此可見一斑。同時獲得美妻、財寶、長生不老乃是古今中外人類共同的夢想。能讓這樣的美夢實現亦是因爲柳毅是龍宮一員的緣故。可是，李朝威的《柳毅傳》是將龍宮描寫成凡人所憧憬的理想鄉。又，雖然不若《遊仙窟》、《柳毅傳》般具象，但傳奇裡亦有將仙境描繪成人人所憧憬的理想鄉的例子。〈裴航〉就是其中之一。主人翁裴航照著神仙窟中老嫗的吩咐，帶著婚約的聘禮玉杵前來，而得以和仙女雲英結爲夫妻；並且在老嫗的引導之下，和愛妻同赴仙境玉峰洞，雙雙成爲不老之仙。

另外，傳奇裡的〈張老〉亦具有理想鄉情趣。主人翁張老乍見之下只是一介窮園丁，其實是神仙，一旦離開俗界回歸天壇山，便乘坐鳳凰自由自在地來往於蓬萊山等仙境，而且他與韋氏女所居住之天壇山南的張家莊亦是遠離塵世的幽雅仙境，只有有緣人才能到達此地，具濃厚的桃花源境旨趣。

唐代傳奇裡有不少小說都與理想鄉有關。那些小說或因作者意圖不同，而描寫成各式各樣型態的理想鄉。然而無論何者都將其設定爲仙境。在作品裡，不論是人・物・景都是塵世裡難得一見的。首先參考《柳毅傳》，柳毅在龍宮武士的帶領下造訪龍宮，到達龍宮之後，但見人間難得一見的「奇草異木」、「無所不有」。進入靈虛殿後又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注四同揭書 28 頁。

人間珍寶　必盡於此，柱以白璧　砌以青玉，床以珊瑚，簾似水晶　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　其秀深杳　不可殫言

眼前所及之物盡是稀世珍寶，又龍王爲報答柳毅幫助龍女之恩贈與各種寶物，柳毅回家後僅拿出一小部分至寶石店出售，立刻成爲淮南首屈一指的富豪，過著奢豪的生活。足見龍宮擁有很多世間難得一見的珍寶。又〈張老〉裡也有很多俗界難得一見的珍寶，韋氏女之兄在崑崙奴的引領之下來到張家莊。立刻發現此地和人間迥然相異。

朱戶甲第　樓閣參差　花木繁榮　煙雲鮮媚　鸞鶴孔雀　徘徊其中　歌管寮亮耳目

盡是人間難求的視聽覺享受。其住居的中堂則是

沈香為梁　玳瑁帖門，碧玉窗　珍珠箔　階砌皆冷滑碧色　不辨其物

亦皆是人間難得一求的珍奇物品，當中甚至有超越凡人知識領域的奇異物品，如「不辨其物」一語即可得知。可見作者刻意強調這裡的景物與俗界相異。而人物、景物與俗界相異者於具享樂性、官能性的理想鄉《遊仙窟》尤其鮮明。《遊仙窟》裡對女主人翁崔十娘美貌的描述中出現了「華容婀娜　天上無儔　玉體逶迤　人間少匹」等字句，亦將十娘形容成不但人間難得一見，即便天上亦無人能與其相比擬之美女。主人翁張生被帶引至一處壯麗的豪邸，但見：

金臺銀闕　蔽日干雲　水精浮柱　的爍含星　雲母飾窗　玲瓏映日……白銀為壁　照耀於魚鱗　碧玉緣階　參差於鷹齒。

皆是人間難求的裝飾。進入豪宅後，張生並與十娘、五嫂兩位「神仙」吟詩互贈，並品嚐「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等天上的佳餚珍味，欣賞仙姬等人的舞樂，之後，又與美艷的仙女十娘共渡良宵，人間難得一求的視・聽・觸・味覺的享受皆獲得滿足。而除了擁有人人憧憬之物，獲得最高享受之外，這裡還是長生不老之鄉。

當時仙境裡的神仙本來就是長生不老者，如〈張老〉中的張老、韋氏女，《柳毅傳》裡的龍女及其一族。〈裴航〉裡的仙女雲英及其姊妹皆是。《遊仙窟》裡的十娘及五嫂亦是，十娘是潘安仁之甥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潘安仁生於西曆 247 年，亡於西曆 300 年，他的甥女十娘再怎麼晚生也不可能晚於西曆 400 年。《遊仙窟》的成立年代雖然不甚清楚，但應是在七世紀末葉至八世紀初葉之間[6]，則十娘至少已有 200 歲，然而雖然已過兩百個寒暑，十娘卻依舊年輕貌美，可見作者亦將其設定爲一位不老長生、青春永駐之仙女，而不只是本來就居住在仙境的神仙，只要能成爲這裡的一員長居於此，亦同樣可以獲取不老長生之術，和龍女結婚的柳毅、以及和仙女雲英結婚的裴航便是其例。

但是，仙境雖是人人所嚮往的理想鄉，卻只有有緣者才能到此造訪。因爲仙境皆遠離塵世，而且若無該仙境之神仙的許可及引領，即便來到仙境近處，亦不得其門而入。《遊仙窟》裡的張生在在積石山迷路，一籌莫展之際，齋戒三日，一心祈禱，感動了神仙，才在神仙的幫助之下，輕自若飛，順利進入神仙窟。又裴航本是裴真人的子孫具有成爲仙人的素質，而且又信守對老嫗的承諾，才得以和仙女雲英結婚並成爲仙境之一員。柳毅亦是因爲龍女欲託其代爲傳書，才在柳毅經過之路現身並告訴其前往龍宮之法。後來又因柳毅信守承諾，將龍女所託之信交給龍王，才得以和龍女結爲夫婦，並成爲龍宮一員。另外韋氏女之兄得以進入仙境的張家莊亦是「宿命」。但「仙」和「俗」畢竟有所別，只要不是仙境之一員，因「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縱因偶然的機緣得以造訪，亦「不可久居」。因此凡人的張生《遊仙窟》及韋氏女之兄〈張生〉都無法在仙境久留。又「仙俗路殊」，之後雖然兩度造訪，卻是「千山萬水」無法尋獲該仙境。仙境的理想鄉雖然是人人嚮往的世界，俗人卻無法輕易進入，具濃厚的傳奇色彩。因此唐代文人所虛擬的理想鄉其實是一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仙境。

三、《源氏物語》裡的理想鄉

《源氏物語》裡明顯具有理想鄉旨趣的時空有三處，即若紫卷裡的北山，明石卷裡的明石之浦，少女卷及胡蝶卷裡的六条院。這三處各自如何擷取中國的理想鄉小說並產生何種蛻變呢？以下試逐一去探

[6] 參照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中）〈遊仙窟の投げた影〉（塙書房　昭和 55 年 10 月 15 日 4 版）。1018～1019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討。首先從若紫卷裡源氏造訪北山之部分探討起。自源氏患瘧疾以來，嘗盡各種療法，卻皆無效，源氏亟盼得到德高望重的「某寺」高僧的加持，遂於某日未明之際，帶著四五個從者前去造訪北山的聖僧。

> 此寺位於北山之深山處。當時正值三月下旬，京中櫻花已凋謝了，山中櫻花卻還盛開著。入山漸深，但見雲霞環繞，景色迷人。源氏生長在深宮，難得看到此種景色，又因身份高貴，不便私自遠出，所以更加覺得珍奇難得。這寺院所在之地，形勢十分優勝：背後高峰矗天，四周岩石環峙。那位聖僧就住在這裡面。

關於「某寺」有鞍馬寺、雲岩寺、高塚寺、大雲寺等各種說法[7]。最近田中隆昭氏仔細檢索《本朝文粹》、《拾芥抄》等書籍，指出北山的「某寺」即爲「施無畏寺」[8]。由「猨山之秋日，玉笙之音」的字句可看出「施無畏寺」具有濃厚的桃花源情趣，如果紫式部一開始便以「施無畏寺」爲「某寺」的母型，則很明顯地一開始便將北山設定爲理想鄉。不過藤原伊周等人所歌詠的「施無畏寺」亦具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及張文成的《遊仙窟》的理想鄉旨趣[9]。而北山的冒頭的這段敘述更與《遊仙窟》的冒頭極爲類似。首先是「背後高峰矗天，四周岩石環峙。那位聖僧就住在裡面。」的舖設具有《遊仙窟》裡

> 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

的旨趣，還有爲了請聖僧加持，天未明之際便帶領五名從者前往北山造訪聖僧。亦具有「端仰一心，節齋三日」的情趣。又「山中櫻花卻還盛開著。入山漸深，但見雲霞環繞，景色迷人。」描繪深山裡別有洞天之部分，亦具有《遊仙窟》裡

> 須臾之間　忽至松柏巖　桃華澗　香風觸地　光彩遍天

的桃花源境氛圍及

---

[7] 參照阿部秋生他注・譯《源氏物語》(一)(《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2 小學館 昭和 55 年 7 月第 12 版發行)。

[8] 參照田中隆昭〈北山和南岳〉(《國語和國文學》 東京大學國語國文學會 平成 8 年 10 月號) p.1-3。

[9] 同注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煙霞子細　泉石分明　實天上之靈奇　乃人間之妙絕

的仙境旨趣。

此外，田中隆昭指出源氏看見若紫後，與僧侶的那段對話亦頗具有《遊仙窟》的冒頭張生與洗衣女等人對話的投影[10]。

接下來是分離的場面，加持結束後，源氏在左大臣派來的人的迎接下返回京城。僧侶親自拿來一張七絃琴，對源氏說：「務請操演一曲」在聖僧等人的極力要求之下，源氏回說：「心緒紊亂，恐不成曲。」勉強彈奏了一曲，便與眾人一齊返回京城。北山等人不捨地看他離去，大家都傷離惜別、嘆息流淚。小紫雖還只是個小孩，卻也覺得源氏真是個「風采翩翩」之人，對源氏抱持好感。這樣的場面亦與《遊仙窟》中張生與神仙窟眾人分別時

天曉以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噓唏，不能仰視。

的場面極其類似。

即，主人翁源氏造訪世外桃源北山，邂逅了理想中的女性，卻因官職在身無法久留，只好忍住心中的哀傷與當地的人分離，這樣的構想與《遊仙窟》裡的主人翁張生進入神仙窟邂逅仙女十娘等人，卻因公務在身而不得不與眾人分離的架構幾爲一致。由此可窺知紫式部在將北山描繪爲一理想鄉之時，無論是構想或表現方式都受到《遊仙窟》影響。

其次將目光轉移至明石卷的明石之浦。關於明石之浦，其實作者在若紫卷已預留伏筆。當源氏爲北山的桃源鄉風光所吸引，不由得發出讚嘆之語時，從者中便有一人說道：「當公子看到播磨的明石之浦時，更會大受感動。」並趁機向源氏介紹明石入道及其掌上明珠－明石之君。顯然作者是想將若紫卷的北山描繪成一山中的理想鄉，而在明石卷裡將明石之浦描繪成一海邊的理想鄉。

源氏被貶至須磨後，未幾全國便發生天災地變。源氏亦爲落雷及海邊的高潮所苦，心想莫非自己注定命喪此地，當他累到極點而稍微

[10] 同注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闔上眼睛時，便夢到已故父皇桐壺院出現於夢中，桐壺院在夢裡曉諭源氏趕緊聽從住吉大神的指示離開須磨。果然天明之後，明石道人便駕船前來迎接源氏一行人去明石。源氏想起夢中的住吉大神及桐壺院的指示，遂接受明石道人的邀請搭船離開須磨。而當源氏登舟欲離開之時，

> 和明石道人等人來時一樣，又是一陣奇風，輕舟飛也似地到達了明石之浦， 須磨與明石近在咫尺，本來就片時可到，而今天特別迅速，竟像神風似的。

「奇風」指的是神風，在神風的引導之下，瞬間抵達明石之浦這個桃花源鄉的這部分舖陳亦與得神仙之助，片時之間，飛也似地來到神仙窟的《遊仙窟》裡的

> 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岩，桃華澗

的部分相似，而明石之浦又是另一個不同於塵世的世界。特別是明石道人的住居風情別具，絲毫不比京城的豪宅遜色。

> 明石海邊的景緻，的確和別處有不同的風情。只是往來行人太多，不稱源氏之心。明石道人的領地甚多，有的在海邊，有的在山腳上。海岸各處建有茅屋，可助四時遊眺。另外在山腳下的水邊，建有莊嚴的佛堂，可在此預修來世。為今世生活，則有良田沃土，秋收稻穀；為晚年安樂，則有命廩無數，積蓄豐富。一年四季，都有種種設備，可以安樂度日。為防近日的高潮海浪，此時女眷均已遷居山邊內宅中，源氏可在這海濱的宅邸從容休息。
>
> 此地風景之優美，自不必說。這邸宅的構造也饒富趣致：庭院裡的花木和假山，海裡導入的泉水，佈置都很巧妙。如果要畫下來，缺乏修養的畫家還畫不像呢。這裡與數月來須磨浦的住室相比，清爽可愛得多。室內裝飾也盡善盡美。其富麗堂皇，與京中高貴之家無異。其甚至更勝於京中邸宅。

這又是另一個世外桃源。而與明石之浦及明石道人一族有關的故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裡，「龍王」這個語詞共出現了三次。若紫卷一次（海龍王）、須磨卷一次（海中的龍王）、明石卷裡一次（海中的龍王）。因此，有關明石之浦這段故事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柳毅傳》等與中國水神有關的傳奇小說。又住吉大神本來就是海上的守護神（從《古事記》的仁德天皇時代開始），在海神住吉大神的邀請下，搭上前來迎接的明石道人的船前往明石之浦的這種架構，也與柳毅在水神眷屬龍女的指示之下前往洞庭湖並在前來引導的武士的指引下拜訪龍宮的情節極爲類似。中國自古便認爲水神所在之處，特別是龍宮擁有很多金銀珠寶。明石道人在自己的領地裡過著富裕優雅的生活亦與中國對水神住處的認知極爲相似。因此明石之浦實際上亦受到《遊仙窟》、《柳毅傳》等理想鄉的影響。

然而雖說受到唐代傳奇理想鄉小說的影響，明石之浦明顯較北山更世俗化，也不像北山一樣有「不知名的花草」等仙境風光的描述。雖然如此，這位土地的領主明石道人亦非泛泛俗人，他思慮周密，且解生活雅趣。明石道人將明石之浦營造成別具風情之地。他在海岸各處建有各種不同季節可以遊眺的茅屋。又有修來世用的莊嚴佛堂，方便今世生活的各種穀倉。並且用心佈置住居、庭院花木。居住的庭院甚至如果是缺乏修養的畫家都無法巧妙地畫出來，明石道人在此過著舒適的生活。換言之，明石道人將其住居營造成一個龍宮風情的世外桃源，明石之浦可謂一個人工化的理想鄉。

而六条院更是人工營造而成的理想鄉典型，早在第一卷桐壺卷，源氏在營造二条院時便已有六条院的雛形了。源氏曾想過在這種風情別具的世界裡與「理想中的人」共渡晨昏。只是他的夢想成爲一場虛幻，之後他一直在追求具藤壺影象的女性，並與很多女性交往過。按照當時習慣，這些女性也都分別住在不同的地方。到 35 歲時，源氏已成爲權傾一時的準太上天皇，有足夠的能力實現昔日的夢想。於是他將六条院分別按四季設計成各種具不同情趣的庭院，並讓紫夫人等妻妾共住一處，這在當時的社會似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但紫式部讓源氏的夢想成真了，六条院毫無疑問是源氏按照自己的理想設計而成的理想世界。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到了八月底，這六条院完工了，大家準備喬遷入內。四區之中，未申一區，即西南一區，原是六条御息所舊邸，現在仍歸她的女兒秋好皇后居住。辰巳向一區，即東南一區，歸源氏與紫夫人居住。丑寅向一區，即東北一區，由原住東院的花散里居住。戌亥向一區，即西北一區，預備給明石小姐居住。各處原有的池塘和假山，凡不稱心者，皆均拆去重築。流水的趣致與石山的姿態，面目一新。各區中一切景物，都按照各女主人的好尚而佈置。例如：紫夫人所居東南一區內，石山造得很高，池塘築得很美。栽植無數春花，窗前種的是五葉松、紅海、櫻花、紫藤、棣棠、躑躅等春花，佈置巧妙，賞心悅目。其間又夾雜著各種秋花。

六条院是由源氏、紫夫人、及梅壺中宮等這些最解風情的人所營造出來的世界，因此當然比明石之浦更優雅、更富有風情。如假山及池塘是按照新計畫重新營造，並在四個庭院種上各種不同的四季花草植物，亦因此在六条院裡便可依四季的變換欣賞到各種不同季節的風光。

另一方面，作者將六条院描繪成一個理想鄉之際，其實亦意識到了中國的理想鄉。如明石夫人所居住的西北院是以冬天爲背景設計而成的。這個院裡所種植的植物當中，有「各種不知名的深山之樹」，這也讓人聯想起中國理想鄉裡常見的「奇珍草木」（《柳毅傳》）、「奇果異樹」（《西京雜記》）。而且這段故事裡的高潮，梅壺中宮與紫夫人兩人互酬贈答的春秋競賽之詩裡亦有中國文學的投影。雖然《萬葉集》裡已有額田女王的春秋優劣論之詩，但在這裡是設定爲兩位解風雅的女性的機智酬對。這裡的舖陳亦與《遊仙窟》裡的張生與十娘、五嫂的臨機應對的問答相似。而這種知性的酬對並延至後來的胡蝶卷。

「三月二十四日過後，春之庭院比往年更濃豔。」紫夫人等人爲懷抱惜春之情特別舉辦船上音樂會，紫夫人以春之主人身份向秋之主人秋好中宮發出挑戰帖。源氏亦想讓中宮了解春之庭院的美景，遂邀請中宮貼身女侍前來春之庭院。

龍頭鷁首的遊船都用中國風格的裝飾。把舵操棹的童子，頭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一概結成總角髮型，身穿中國式的服裝。不曾見慣此種情景的侍女在這等寬闊的湖中乘船，直覺真個是泛海遠赴異國，大家懷著無窮的興緻。遊船進入浮島港灣中岩陰之下，但見其中小小的岩石，也都像畫中景物。各處樹木上春霞環繞，猶如披上一層錦繡帳幕。其間遙遙望見紫夫人的春殿。這春殿裡柳色增濃，長條垂地；花氣襲人，

在池上泛著「龍頭鷁首」之舟，並舉辦船上音樂會頗具有《淮南子》裡「龍頭鷁首，浮吹以娛」的旨趣，又搭上完全中國風格裝飾的船，女侍覺得自己彷彿是泛海遠赴異國，這裡的異國指的當然就是中國了。作者在描述六条院的春景時，腦海裡不斷意識著中國的理想鄉。之後的「遨遊山中正像身入爛柯山中，年月都忘了」這部分亦具有「王質爛柯」、「劉阮天台」及大江朝綱的《本朝文粹》卷十所收的詩序：

> 臣謬入先家，雖為半日之客，恐歸故里，才逢七世之孫

的影響。紫式部是直接受到中國「王質爛柯」的影響或受大江朝綱詩序的影響不得而知，但她將六条院比擬爲仙境，並欲將此處描繪爲凡世最高樂園的意圖顯而易見，乘坐在船上的女侍完全沈浸在春的美景裡，

> 芬芳無比。別處櫻花已過盛期，此間卻仍盛開。繞廊的紫藤也漸次綻放，鮮麗奪目。棣棠花尤為繁茂，倒影映入池中，枝葉又從岸上掛到水裡。各種水鳥，有的雌雄成對，雙雙游泳，有的口銜細枝，來往飛翔。鴛鴦浮在羅紋一般的春波上，竟是美麗的圖案紋樣。

而在六条院不僅能獲得到視覺的最高享受，亦能獲取聽覺的最高享受。除了「皇鸞」之外，還有各種「在塵世難得一聞的音樂」，夜晚亦有各種活動通宵達旦、樂聲不絕。雖可獲得最高級的視、聽覺享受，這兒卻非仙境，而是人間的樂園，這點作者亦再三地強調。乘坐龍舟、陶醉在春天美景當中的女侍，吟詠出「不想遠訪蓬萊鄉，但求舟內渡一生。」換言之，這裡的美景讓人有流連忘返，置身仙境之感，然而這兒卻非仙境而是現實世界的六条院。簡言之，由源氏等風雅人士所營建的這個仙境般的理想世界乃是作者意圖將仙境加以凡間化，讓其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在現實世界具象化的產物。

以上的這三個理想鄉，不管哪一者都有受到中國理想鄉的影響，當中的北山尤其具有《遊仙窟》的濃郁影像。然而物語裡出現的岩洞中的「聖僧」已非真正的神仙而是現實世界的高僧，又雖在人煙罕至的山中，卻非仙境，而是凡人可以自由進出之處，具濃厚的現實味。又北山還居天然形成之處，明石之浦則已具人工味，至於六条院更是完全由居住者設計營造出來的理想世界，具濃厚的現實性。

作者一開始便體認人世間不可能有仙境存在。遂在現實世界裡營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鄉。六条院正是作者所創造出來可獲得最高享受的人間樂園。而這理想的人間樂園不僅是讀者，作者本身亦悠遊於其中並充分獲得享受吧！

四、小結

以上試著對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裡的理想鄉做簡單的比較。唐代傳奇幾乎都將理想鄉設定爲仙境，並可在那兒品嚐到凡人夢寐以求的最高享受。然而那裡畢竟是仙鄉，只有有緣人才得以造訪，因此具濃郁的傳奇色彩。至於《源氏物語》雖受唐代傳奇等理想鄉故事的影響，卻未將理想鄉設定爲仙鄉，而是在現實世界裡營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鄉，尤其六条院更是由源氏等最解風雅之士所設計、營造而成的最高級人間樂園，富濃郁的現實色彩。

換言之，唐代傳奇是以傳奇性濃郁的仙境爲理想鄉，直接將凡人心目中所憧憬之世界加以形象化。《源氏物語》則是讓心目中的憧憬與現實相結合，將刻意營造而成的人間樂園描寫成理想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